

前言

本年二月，因母親要到醫院做外科手術，因此回港兩個月，每天到醫院為她作伴。在此期間，香港佛教人間淨土中心，主持人恒道法師，公開宣佈捨戒還俗，哄動一時。友人們把雜誌報章刊載的，乃至電台和電視的錄影和錄音，都搜集下來給我。我閱讀後；感到遺憾的、是文化傳媒多在負面的報導，同時在使用佛教述語上的不切當和不清楚，這樣誤導群眾認識佛教，而至群眾對佛教誤會是在所不免；另一方面，外教的朋友，他們多是社會中賢達，向我表示他們的意見時，對法師的才華和勇氣，深表同情等；跟著問了一大堆佛學上的術語和含義，在綜合各方面的報導和問題，其實不出三類，“一”出家與捨戒、“二”修行的歷程、“三”師資的印証。因此感到有說明的必要，這篇文章也是返回加拿大後，公開演講時所說的。

“一” 出家與捨戒

六親不認、四大皆空、六根不淨、打爛齋碇，這是不了解佛教對出家與捨戒的意識，他們對這些話的涵義，可能完全不明白；通常見到出家人，割愛辭親，便硬說他們六親不認，其實初出家學習和實踐佛法，有如學生到學校寄宿一樣，暫時離開家庭專心學習，難道這也是六親不認嗎？四大皆空，俗俚間以酒色財氣為四大，這和佛教談四大，是風馬牛不相干的。佛教所談的四大，是佛陀隨順古時印度，對物理世界和人體結構的原素來說；人身就是四大和合的假現象，從現象分解乃四大，除了四大，根本是沒有人身可得，所以說是空，是透視現象的假體來談的。六根不淨哩，可以分兩方面來說；六根是指人類身體上的五官和思想，亦即是佛學上的術語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它們的對象是外面的六塵境界，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種；當六根和六塵接觸，自然會產生一定的作用，通常人都會由思想引生愛憎心態、和取捨的行為；這在佛學上說，是屬於染法，因此說是不淨。如果能用功到六根清淨，換句話說；就是思想不被愛憎心態、和取捨行為所動搖，那已經是聖者的階位，對心境本來面目，到達較高層次了。又一般人以素食者名為食齋，這對齋字的認識仍是錯誤的；佛教是以持午為齋，意思是中午後不進食就名為守持齋戒、相反的，不持午名為破齋犯戒，這和素食沒有關係。總括來說；不認識佛教的人，套用一些不適當的術語，來描術出家人和捨戒，都是不切實際的。若站在佛教立場來說；出家並不是只在外表上剃除鬚髮、袈裟披身、住在寺院裡這麼簡單，而最重要是自己內心的煩惱，有沒有淡薄下去，故此出家有四種不同。

一 身出家心不出家，是指一些出家人，外表上已經做到割愛辭親，過著一般出家人修道生活，形式上是和世間人不一樣；心不出家，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誠心禮佛誦經，和棄捨社會群眾的義務，而是指他們對真理，未曾達到體悟階段，不過他們仍然是住持三寶中的一分子、佛教的代表；是在家信徒指導的老師，佛教皈依的對象、就好像學校中老師，他們資歷和造詣也許不深，但亦可以教導學

生一樣。

二 心出家身不出家，身不出家是指有家眷的人，心出家是說明他們內心已經體悟到真理，所以能夠代表佛教教育群眾。在佛世時，維摩詰居士和勝鬘夫人，在中國的傅大士和龐居士，都是這一類的代表。

三 身心俱出家，是出家最完美的代表，例如諸大阿羅漢、和大乘出家菩薩們、自己已經沒有煩惱，同時以出家人身份領導信眾，朝着光明康莊的人生大道邁進，可以說是自身無縛、而能夠為人解縛的聖者。

四 身心俱不出家，是指一般汎汎凡夫，終日和煩惱作伴，沒有出離的心，也沒有打算出家、學習去除煩惱的生活。

至於捨戒，捨是放棄的意思，戒是印度文尸羅、毘尼、毘奈耶、優波羅懺、波羅提木叉等異名的中譯。佛教徒分為出家和在家兩大類，就是因為所持的戒不同。在家的佛教徒，不能隨便地指責出家的佛教徒，這因為在家不懂得出家人戒條的原故，而一般人的指摘，那更是一管之見了。簡單來說；戒是生活一種規則，如果一個人放棄了出家人的生活，自然就不必更遵守出家人的規則。在佛教中受戒或捨戒，是必須有出家人的證明，手續才算清楚。近二十年來，香港每年也有短期出家，到結束時也同樣地捨戒。在東南亞佛教地區，差不多每個男子、都經歷過出家人的階段，甚至國王也不例外。捨戒後仍然可以再受的。在中國唐朝時候，有一位九還法師，八次還俗、九次出家。故此可以說捨戒在佛教是很平常的事。今日在北美洲，許多青年男女，都是自願發心在佛教中出家，經過了一段日子，捨戒後仍然為佛教服務的，例如譯經、講經時擔任翻譯，佛教刊物主編等工作，都為佛教作出實際貢獻。可是在廣東的民間，對捨戒還俗一事，想法卻另有一套；認為捨戒是很丟臉的事、是罪人、應該像縮頭烏龜一樣，把自己隱蔽起來。他們有這種思想，是證明佛教的推動，並沒有普遍給大眾認識到真正的佛法。

“二” 修行的歷程

十多年道行一朝喪，放棄實在太可惜了！一般人以為在學問上，做了十多年工夫，甚麼專家博士銜頭，都可以得到，因此對出家人的修行，亦作同樣的聯想，這又是不對的。在一個佛教徒來說；學佛可以分作四個階段，那就是信、解、行、証。信是學佛初階，沒有信心，是不容易接受佛教的。佛經中說：佛法如大海，唯信能入。一個接受了三皈依的佛教徒，也就是信心的具足。解是信佛後對佛教道理的明白，如果信仰了佛教，又不認識佛教的宗旨，那就很容易淪為迷信。行是佛教徒生活的實踐，如果只有信仰和理解，而不作實行。就好像說食數寶一樣，很難得到真實的受用。証是從生活實踐的體驗，有層次上深淺不同，但同樣得到佛法受用；修行的歷程是學佛第三階段，也是最寶貴的，一般來說，大小乘修行的歷程是不一樣，時間上相差很遠；小乘以解脫道為目的，修習三十七道品法，一般時間要經歷三次生死，遲則三十劫。而大乘以佛果為期，雖然也修習三十七道品法，但不取証解脫道，只用作實踐大乘修行的熱身運動，接著開始四攝法、四無量心、六度萬行等法門。時間是佛教述語中的三大阿僧祇劫，可以說比天文數字還要長得多；我們通常見到一般佛教徒，吃素、唸佛、禮佛、誦經、禮

懺、坐禪、持咒、閱藏、講經、守戒、閉關、修觀等，這些都是自修方面的方法。至於利益他人，和服務社會的六度四攝、四無量心，亦是要同時進行的。這一切都視乎個人志趣、自由去採用適合方法的。簡單來說；是不會超越戒定慧三個字的範圍，因此戒學、定學、慧學，在佛學上名為三無漏學。戒學是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規矩，定學是佛經指導我們學佛目的、修行方法和態度，慧學是實踐佛法後的體驗，這些對一般沒有佛教常識的人說，是不容易明白呵！現在試用禪宗教育方式，希望大家都能夠明白修行的生活。

禪宗是以心印心、不立文字，將全部佛法，在生活中和盤托出。禪雖然源于印度，不過發揚光大卻在中國；禪和子生活的規則，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，鍛練出一副健康的身体。正是現代人類生活需要的好模範，他們外表很自然端莊、體態安詳，令人敬仰，這是戒學的成就。同時培養健全的心態，這是指在生活和工作中任何時間；身手在那裡，心也在那裡。不像今日忙碌的人，自己幹甚麼也不知道。說個可笑的例子；我今次回香港，一天要到屯門探望朋友，便從香港先乘地鐵到荃灣，然後再轉乘巴士。我向路過的巴士司機請問；經過屯門工業學校的路線，應該乘搭那一列車。而那位司機開的車，也正好走那條路線的。不過他的答覆是不知道，這就是一個實例。能夠心境一致，便是定學的成就。至於慧學，在佛法中不是指一些人、能言善辯、有小聰明的一類人。所指的是戒學定學成就者，能在工作表現正確敏捷、思想表現是靈活善良，這才算慧學成就。這三方面，都能具體表現在生活中，不假做作而成就的；在世界上只有成佛，才能達到道德人格至圓滿、智慧學問到最高峰完人境界。

“三”師資的印証

刊物中描述恒道法師的師父，宣化法師能呼風喚雨、神通廣大，她這次未經師父印証而自立門戶，所以她師父作法；令她不能在佛教中立足。這種報導是不正確和毫無根據的，宣化法師是繼承馮仰宗，是由虛雲老和尚傳法給他的，他自己嚴持戒律，很少向外界攀緣；廿多年前在美國加州達摩鎮，接引美國青年男女學佛，成績是有目共睹的。佛教在過去二千多年來，如果不是以慈悲和智慧來領導社會，相信也不會流傳到今日。在禪宗的師資印証是非常嚴格的，這一點對修行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；和在大學研究院得到畢業證明一樣，雖然修行和研究院有所不同；研究院的時間較短，而且有一定範圍，只是在學問上做工夫，多屬於知識方面的。修行著重於日常生活，全部身心投入後，所得的經驗層次淺深，是非由師資證明不可；所謂欲知山下路、須問過來人，是同樣道理。現在有些寫神怪小說的人，因病被醫生送到精神病院，住了一段時間，離開後竟然說自己成了佛，自己現在境界，是沒有人足夠資格印証的，不懂佛法的人，很容易被他的花言巧語、魚目混珠地騙過去。六祖壇經記載；當年解行相應的善知識們很多，例如永嘉玄覺、青原行思、南嶽懷讓等，他們都親自到曹溪，由六祖印証的。現在舉一宗公案，讓大家明白一個真實修行的佛教徒，對師資印証的重要；在唐朝的百丈禪師，他寺中的首座和尚是慧閑，博學多才、能言善辯、能問一答十，因此

百丈委派他指導大眾學習。後來百丈入滅了，大眾公舉他做寺主，這亦是順理成章的事；不過慧閑禪師是一位老實的修行人，要實事求是的，他明白自己對佛法義理上是沒有問題，但是禪宗以心印心這一著，百丈在有生之年，是沒有對他印証過。於是便向大眾言說出來，當時寺中的長老們說：百丈禪師印証的師兄正多哩！你現在去請他們印証，不是一樣嗎？當時慧閑覺得合理，於是辭眾到滄山靈祐禪師處去，說明自己的來意。滄山亦知道他學問淵博，現在求證明的是他體悟的境界，於是對他說：三藏十二部暫且不提，父母未生時，如何是你自己的本來面目？當時慧閑禪師頓失所措，因為佛經中沒有說到這一個問題的，不過他畢竟是個大學問家，少頃之間，便引出連串的教理去答覆。當時滄山沒有表示，也就是說對答案不首肯。慧閑亦明白自己，只是在理論上做註腳，不是親自體驗的；只有默然離去，到山下自蓋一茅篷，過他的農禪生活。這樣過了一段日子，有一天，他正在掘地種植，檢出一塊破瓦，隨手向竹叢拋去，當瓦塊碰到竹幹時；發出碰撞的音，他便恍然大悟，於是將自己體會的寫下一首偈，托上山的人呈給偽山，偈語是這樣的：「一擊忘所知、更不假修持，動容揚古道、不墮悄然譏，渺渺無蹤跡、聲色外儀，諸方達道者、咸言上上機。」這首偈用白話來說明；是說在聲塵觸發聞性的剎那，過去的知識和情見都同時脫落，這境界不單是清淨的一面，同時是包含全体大用的，故此各善知識們都認同。當時滄山讀後，對同住的仰山慧寂禪師說；慧閑明白了，但仰山慈悲心切，恐怕他還有過去的習氣，故說還要去親自考驗他。有一次仰山下山，見到慧閑正在耕種，故意問他說；你呈上的偈語，我不同意呵！慧閑立刻再說：「去年貧、不是貧，今年貧、真是貧，去年貧、無立錐之地，今年貧、連錐也無。」意恩說過去証得我空、法執仍在，現在証得我法俱空，應該同意吧！仰山聽後說；師弟，你不錯體會了如來禪，但是祖師禪你還不曾夢見呢？慧閑安詳地再說：「我有一機、瞬目似爾，尚還不識、問取沙彌。」這表示所體會的沒有先後、是現現成成的。仰山隨即向他恭喜了！我提出上面公案，是證明師資印証的需要和重要；雖然印証者不等於已經解脫，而不需要再修行，但至少已經證明知見正確、修行得力，和學校學習過程中測驗一樣。如果沒有師父的認可，就算修行上沒有誤入歧途、不過大事未明、是無疑問的。禪宗有一句緊要的話；重知見不重行履。所以學禪者幾十年在禪堂用心、為的也是正知正見而已。

尾語

在佛教倫理的觀念中，比丘尼除了弘法和護法外，很少公開自己的立場和意見；在家的信徒、自然沒有資格去論及出家人的事，為了對社會中的智識分子、文化傳媒、與及愛護佛教的熱心信眾；對茶裡的風波小事、作一說明，這一點也是份內事。每一個人有各別不同運作的力量（業力）。如果他能夠不被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；八種境界風動搖的，畢竟是很少數，能夠堅持佛教慈悲宗旨、平等精神，去服務社會世界，那是要自己的努力和奮鬥。本人是不認識恆道法師的，在「她的路」等電視錄影集中；有關她在中國為弱智人仕所作的事業，十分贊同和敬仰，因此在這裡祝福她、對該項事業繼續作出更成就的貢獻。